

劉

氏

鴻

書

第四十九卷

人品部四

忠烈

代戮

納肝

申鳴

田儻

無頭佳

耿恭

不臣莽

臧洪

周虓

安金藏

王彥章

姚洪

宋鬼

李庭芝姜才

張順張貴

南朝一人

張天綱

裂裳四字

撼岳家軍難

趙氏一塊肉

文天祥

孔仁孟義

立君以存社稷

坐臥小樓

謝枋得

陳和尚

忠字爲號

好男子

明白死

鎗及御衣

陳廸

卷四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部

四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忠

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卻克戰於鞏齊師敗績逐之三  
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絳於木而止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子  
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忠者有一於此將爲  
戮矣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  
勸事君者乃免之

左傳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逃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

衛楚丘

左傳

楚申鳴者孝聞於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

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  
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  
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  
歸於親今旣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  
白公爲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爲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  
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  
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  
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  
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

其能今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  
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  
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  
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如是而生何  
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說苑

田儋者狄人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疆能得人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  
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  
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  
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

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儵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儵儵弟田榮收儵餘兵東走東阿立田儵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



博陽齊王廣被虜橫乃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立爲皇帝  
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  
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  
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  
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來人馬從者敢動搖  
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  
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  
傳詣維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  
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  
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

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史記

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靈神記

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巳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遷居一城匈奴攻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之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卽引去後車師叛與匈

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死  
生感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明  
帝納司徒鮑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  
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  
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  
逕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  
二十六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

漢書

田疆武陵五溪酋領王莽欲錫疆銅印疆以子十人雄  
勇過人乃曰吾等漢臣誓不臣莽以其三子將五萬人  
下屯浣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接田子居上城王子居中

城倉子居下城

三國時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臧洪當來救吾  
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  
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制疆力不相及耳洪  
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  
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  
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  
洪復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  
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尼請  
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

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  
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徒生而無  
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洪呼將吏士民謂  
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可先乘未敗將妻子  
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將本朝郡將之  
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  
後無可復食者內厨有米三升以爲薄糜徧班士衆又  
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  
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

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續日

潯陽周旭守孟威寧康中鎮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不

屈堅使使者道虺躬治達陌謂使者云煩君語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拷楚不食而卒殮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虺屍歛迴眸髮髭張裂睛瞳明亮迴盼屬堅堅覩而嘉稱厚加贈賻

異苑

唐安金藏長安樂工也時有告皇嗣謀不軌者武后將使酷吏訊之金藏自剖其心以明皇嗣不反五臟皆出流血滿地太后聞之驚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而使汝至此耶立命良醫納其五臟以桑白皮作綿縫之歷時而醒卒獲愈後官加大將軍卒配享睿宗朝廷

唐史



梁王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步持一鉄鎗  
騎馬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與也嘗謂人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其忠義蓋天性唐兵攻兗州子明戰敗  
馬蹕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子明彥章曰臣受  
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自刎五代史

董璋反兵至閬州晝夜攻之城陷殺李仁矩初璋爲梁  
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  
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  
馬糞得醬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  
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

材固無耻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願與反奴俱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王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後

五代史

宋劉士昭太和人嘗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太和縣事敗血指書帛曰生爲宋人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以帛自縊死又有王士敏者與士昭同謀而敗題其裾曰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矢聲不能大罵

續

文獻通考

宋德祐間李庭芝姜才赴召至秦州揚州守將朱煥秦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旣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旣已臣元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秦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

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墀上旣而淮安  
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  
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  
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  
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  
元戰死阿木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木麾下才軍識  
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木請元王降詔赦庭芝焚詔  
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  
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  
海庭芝旣行煥卽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

千餘人庭芝走入秦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  
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秦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  
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  
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楊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我  
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楊自  
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  
朮乃皆殺之楊氏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爲秦州  
諮議官秦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詔  
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順臣以  
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秦州降應龍夫婦自

經死未幾真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年正月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之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醉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

爲號飲達旦諸佐出叅議楊寔赴園池芾坐熊湘閣召  
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  
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  
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  
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  
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間  
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  
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  
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事本末

宋

度宗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真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襄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



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母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陽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

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  
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  
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  
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  
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  
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  
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  
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啣枚隱迹乃舉砲  
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旣出  
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朮剴整分艤戰艦邀擊以

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  
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  
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  
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  
十里而元兵得逸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  
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  
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櫓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  
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於襄陽城下曰識矮  
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  
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宋史

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  
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  
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  
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瓊  
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  
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  
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  
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母得藏匿  
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  
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拘輩金人

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異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得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

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玠莫儔督脅甚  
急范瓊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  
吾爲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  
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  
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  
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遂宿  
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  
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  
其唇啜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  
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宋紀

宋丙戌備禮告於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於大理寺  
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  
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  
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  
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  
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  
司今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  
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  
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宋紀本末

金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

必殺飛始可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謀以諫議大夫  
萬侯嵩與飛有怨風勘飛又諭張浚令劫王貴誘王俊  
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何鑄  
鞫之飛裂裳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刻入膚理改命  
萬侯高高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坐飛死

宋史

兀木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北  
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馬陵思謀素驍勇桀  
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母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  
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  
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



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訖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能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

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兀木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木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於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大理

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膚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絲毫不

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頰其戰兀朮於順昌則以背鬼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卒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

多見哉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綱目

陸秀夫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固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張洪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張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撫

膺大勳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上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宋史

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潁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

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浙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

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  
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  
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  
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  
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  
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羨行  
入坂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許金  
應以去許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簣荷天祥  
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  
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温州以求二王

綱目



元至正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叢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築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爲人  
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  
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訶累數十百篇至是兵  
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  
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  
人從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  
孝所感云

文山集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厓山之破張弘範  
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泣然  
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

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  
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  
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  
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  
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  
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  
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  
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  
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  
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

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  
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  
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  
度宗長子德祐親兄豈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  
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皇出宮不可謂無  
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  
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  
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  
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旣知不可更何必爲  
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

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  
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宋史

文天祥英才偉略有忠孝大節及宋亡元滅燕三年坐  
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聞其賢一日乃召天祥入殿  
中公長揖不拜元主問曰汝欲何言天祥對曰我大宋  
以堯舜之道平治天下北朝以遐陬之國殘擾中原滅  
我宋之宗廟欺人孤寡萬世之耻也吾英雄無用武之  
地不能復興言訖頓足元主諭曰天之所廢非人力可  
爲朕承天眷命誠非偶然汝以忠宋之心事我我以汝

居丞相之位如何公對曰吾受宋恩甚厚惟盡忠而已  
豈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旣亡願賜一死元主不忍殺之  
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乃詔有司殺於柴市俄有詔止  
之至則死矣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真男子本朝將相  
皆不能及可惜也

宋書

元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  
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  
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  
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  
耳罪大惡極天不剿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枋得自

今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  
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吉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  
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  
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  
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  
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  
猶得言之况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  
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叩闕而攻  
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

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黼起復爲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旣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呂飴



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大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叅知政事魏天祐執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迎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

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  
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  
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  
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  
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叅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  
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  
乃復食旣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至燕問太  
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  
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  
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

子定之獲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  
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  
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  
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彞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  
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  
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  
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宋事本末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  
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  
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

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於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又迭休息乘金因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山崩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

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温不花赤老温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墜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噴血

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湏酌而祝曰好  
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  
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  
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  
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金志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  
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  
死可也如民何李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  
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  
蟻附而上知衛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

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盡書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叅議楊震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焮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

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彬全  
道桂陽武岡皆降於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

元史本末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卽王保保也太  
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  
問曰今我朝孰爲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  
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  
男子也聖訓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  
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嘗西邊掌德王保保來  
邪至今遂成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



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爲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清溪暇筆

完顏陳和尚名彛字良佐宣州人宣宗時以忠孝軍統領戰於三峰山敗走鈞州城破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時欲其降斫足頸折不屈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酌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贈級塑像勒石紀其忠烈

金志

我朝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命提兵守徐州文皇帝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平善鎗

及御衣當脇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歎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上命繫於軍其夕上駐蹕於鼓樓翌日克城上卽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對曰若鎗及膚則無今日矣臣欲生得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入見上顧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夕已雉經矣誤以上言爲憾之上上嗟惜曰予錯矣

九朝野記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儻有志

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脩乙丑陞侍讀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率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採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計文廟繼統召公青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高於市廸之臨刑也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廸口令自啖之

因問曰好喫否廸曰這是忠臣孝子底肉香美好喫

臣錄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九

終

第五十卷

人品部五

孝

耕歷山

一夜五起

文王

喬梓

代父命

寄魚

薛包

李密

丁蘭

負米之恨

趙倚

爲語五郎

江伯兒

朱吾旌

廉

許由

孫叔敖

介之推

炊墨墮飯

還釵

清恐人知

留金投錢

鼓鑄橫錢

三子侍客

二女一珠

鍊水銀

張雄飛

汝燭不燃

謹

六禁

不貴虛名

三患

兩綬

稱疾不行

不言平吳功

不知稅駕

辭果

門第可畏

脫靴露金

儉

穢我素業

減坐中聲樂

當如是惜

司馬溫公

讓

不辯竊冠

入吳採藥

萬代貴

廉士不受

讓金

受寢丘

邵平不賀

思未有時

卷五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部 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孝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糶其父詣糶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泣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類林

殷高宗之子曰孝已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尸子

周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  
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  
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  
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性亦至孝文王有疾武  
王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伯禽與康叔子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康叔有駭色謂伯  
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  
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  
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

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焉而俯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  
君子乎

周書

馮翊吉翀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  
翀年十五擿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  
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翀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  
憚固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  
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  
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翀曰異哉王尹

何量斃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斃當此舉乃是  
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綱目

漢杜孝巴郡人善事母以孝聞母喜食膾杜役於咸都  
買魚盛於竹筒以草塞之投於中流祝曰願母得此食  
婦汲於江忽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吾  
夫所寄熟以進姑聞者嘆其孝感

萬姓統譜

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  
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朴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  
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  
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  
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  
禮如毛義

綱目

晉李密字令伯武陽人父早喪年四歲舅奪母何氏改  
醮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氏撫養九歲不行及至  
成立奉事祖母甚孝祖母有疾密未嘗解衣膳湯藥必  
先嘗後進以孝聞於朝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  
母年高無人舉養乃上表陳情辭不就職其表曰臣以

險彙風遭閔凶臣無祖母無以致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祖母行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年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庶劉僥倖卒保餘年帝覽表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賜奴二人并郡縣供給祖母衣膳暨劉終服密生六月而喪父四歲而母嫁祖母撫養之力居多故

陳情一表密之孝行昭然

晉書

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罵木人以杖敲其頭

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妻以具告之卽奮劍殺  
張叔吏摘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涕郡縣嘉  
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

逸人傳

唐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  
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  
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

右皆悲

綱目

宋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於  
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卽勸母去母

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鄰人排開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卽以刃付邏卒束手就執旣行猶回視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讞上上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宜興雜錄

宋岳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從高宗渡河旣而河北淪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爲語五郎

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爲念也飛竊遣人迎之往返十  
有八然後歸奉之後宣撫襄陽母死與子雲跣足扶視  
歸葬不避塗潦蒸暑將佐有願代其役者謝却之路人  
無不涕泣旣葬廬於墓側上遣使撫問降制起復飛連  
表哀訴乞終喪辭云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能盡  
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  
諭猶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  
使以死請乃勉起奉詔復屯襄漢三年不解衰經宋事  
明洪武時江伯兒母疾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  
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常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夫一時激發反務爲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

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聽其所爲唯不在於旌表之例從之

皇明通紀

朱吾旌者高安社山人十齡失怙母黃貧寡茹荼并日以食摩旌頂令忍饑便忍饑懼母絕不作悲啼兒子態十二三隨俗習藝供菽水稍長兼事稼圃且藝且種黃於族間有截髮風惟黃意指不少以貧拂之黃康則旌爲負米之圖聞黃疾輒馳定省萬曆歲戊戌黃春秋幾八十矣衰病莫支動定須扶掖旌遂絕意遠遊躬調旦夕彌勤仍以隙時厯厥藝資藥糜迨黃疾篤昏眩幾不

起旌長哭切怛計無所之輒市楮錢臭炬告之神禱之  
天地炬光煌煌捺刃自刳竟亡痛楚時黃焦渴甚強灌  
以股汁黃覺渴蘇而氣漸鬯汁涸矣乃進股肉黃置舌  
間旌曰嚙之能更生黃方苦嚙佛傍人指其喉而嚙遂  
下質明黃病頓甦族閭共慶時直指公按郡治有欲謀  
聲聞表揚者旌且曰以母易名豈孝子之心方母不可  
測吾知有母不知名幸善爲我辭嗟嗟矯焉徇名末世  
難之人呼學士絕裾可忍匪名匪學事母如旌者可數  
數見哉

廉

許由堯時爲布衣巢居穴處無杯杆每以手捧水而飲  
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之以瓢操飲飲  
畢輒掛於樹枝風吹樹瓢搖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  
取而棄之

古今樂錄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期思縣人也少見枝首蛇因埋  
掩其形遂爲父母九族所異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家  
家富人喜憂國忘私乘馬三年不別牝牡至於沒齒而  
無分銖之蓄嘗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

叔敖碑文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  
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

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

且旌善人

左傳

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壞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爲竊食人問孔子曰仁人廉士

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墮飯中欲寘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日日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

高士傳

李先生時勉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騎控先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騎以錢大書揭於門旣而失釵婦言夫爲錦衣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出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

一可驗也先生猝驗之良是卽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  
既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時憂思爲  
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叩  
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其人言公不受不  
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所得而甚罕貴  
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蝎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爲  
血蝎當識之既而先生被繫杖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  
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  
密召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得真血蝎千戶曰吾  
曩固嘗貺公立命問其夫人夫人取昇之醫治藥以板

夾脇傳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九朝野記

晉魏威字伯虎魏人爲徐州刺史清潔不污入朝武帝  
嘆其父清謂威曰卿與父孰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  
父何以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臣不及遠矣

晉書

郝廉後漢人性廉潔常遠行於路飲水輒投錢井中過  
姊家姊設食乃暗留金席下而去

漢書

安陵清者有項

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

三輔夾錄

唐盧懷慎爲相清謹不營貴產旣貴妻子不免饑寒後  
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死張



說同相貨賄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是夜公  
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啓陳於公公曰冥司有三十爐  
日與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言訖復絕

山堂肆考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  
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  
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  
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  
陳氏爲榮

澗水燕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  
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有一珠約悉唯唯及

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  
殮商胡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  
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

代醉編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  
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練水銀爲白金吾兒  
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  
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  
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  
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  
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朝野遺記

元張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之  
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  
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  
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辯者雄飛  
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  
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  
使卒

元史

我明豐布政公慶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聞至乃  
以白金爲燭饋之公未之省旣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  
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

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自今無復爾矣

名臣錄

謹

黃帝之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  
禁重此六禁也○聲不欲虛名過其實色不欲至於淫  
縱衣服不欲踰僭奢侈香不欲芬聞四遠味不欲勝食  
氣傷性命室不欲崇侈土木

高誘注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  
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  
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  
小吾祿亦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矣狐丘丈人曰善

哉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共卧起賞  
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  
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  
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

封侯

漢書

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  
至建業二百里彬詐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後至  
者爭功當時有知者莫不高彬此舉渾濬視彬誠有愧

矣

正史全編

王濬閩鄉人博學有才幹遷益州刺史平孫皓有功爲  
王渾所忌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濬  
問故曰旋軍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功若有及者  
則曰聖主之威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王渾得無愧  
乎

晉書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  
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  
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  
敗士大夫高其識

澠水燕談

閩賈郁爲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果衆

人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  
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  
人也客慙而退

九國志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及柳  
玘爲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  
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  
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族盛則爲  
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玘類衆皆指之此其  
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  
比他人耳

太平御覽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  
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伴  
醉脫鞞露金闌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  
闕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  
無間上不以試耶衆乃服

九朝野記

### 儉

謝安嘗欲過陸納但言納殊無供辦納兄子俶不敢聞  
密爲具安至納唯設茶菓而已俶遂盛饌珍饈畢具客  
去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穢我素業耶乃杖之

王氏彙苑



楊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容  
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卽  
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綱目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侍制每食止盡一器度不  
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  
之

談苑

司馬溫公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  
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之二十  
一花平生衣服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

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營吾心獨以素儉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爲詬病異哉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致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餠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酒非內法果饌非遠方珍味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

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甚隘爲太祝奉禮  
廳事已寬矣叅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急召之得於酒  
家旣入問其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柰何飲於酒  
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餽故就酒家之觴上以  
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酒記  
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皆此公雖自  
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小從衆公嘆曰  
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  
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旣久不能頓儉必至

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  
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昔正考父餽粥以糊口孟  
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筮朱紘山棗藻稅孔子鄙其  
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鮪知其及禍及□果以富  
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王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  
靡驕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  
功業大人莫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壁立其餘以儉立  
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  
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溫公家訓

讓

許由平陸人不受堯之天下趨過逆旅逆旅人亡其皮冠而疑由竊之也由不爲辯

廣輿記

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

論衡

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

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

國而賤乎萬代哉

符子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  
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  
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  
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  
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  
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  
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  
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

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  
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  
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  
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新序

七國時管夷吾字攷仲鮑叔牙字孟叔二人結義一日  
往郊外見金一段相讓不收至回復見分金爲二段天  
賜與之各執一半古人質朴具無奢願

錦囊註

春秋時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叔  
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  
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

之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奪其爵惟孫叔敖獨存

楚史檇

漢高祖擊陳豨誅韓信乃使使拜蕭何爲相國益封置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不賀而弔謂何曰禍自此始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者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需何從其計上悅

嘉  
謀錄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



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請府訴玠自批狀尾云四鄰侵  
我我猶伊畢竟思須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狄  
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天中記